

內地好幾種媒體報道了一樁跨國婚姻解體的故事，有名有姓，有時間也有地點。女士是華人，男士是英國人。男人提出離婚的理由令人瞠目：厭倦了太富裕的生活。二〇一一年女人進入全英富豪榜之際，男人就透露，自己的生活因為妻子的財富而被影響，「妻兒花錢大手大腳」。如女人買了台五十吋的電視機，這即使在中產家庭，亦不算奢侈，男人卻認為沒有必要。原來的那個電視機已很好，為什麼要新的？因為節儉，男人一直開關舊尼桑轎車。對於更多的中國富豪來說，女人也算不上太奢侈，但人與人追求總是不同的。對於平時滿足於平價酒，也不喜歡名牌的英國男人而言，妻子的生活過於鋪張奢侈，他以為這沒有什麼意義。作為典型的英國中產階級，男人習慣於保持自我節制的消費理念，因此與富豪妻子的相處，變成了抗爭乃至離軌。

這是一個「傻男人」的故事，天下有傻男人也就會有傻女人。

程璋收到一個很新穎很奇妙的小禮物，扁圓的形狀，潔白潤滑，小巧精緻，像一個銀色的貝殼。送給她的人解釋說，這是某個大品牌專門為女人打造的手袋燈。把它放在手袋裡，女人在聽歌劇、看電影時，突然想起要在手袋裡找東西，只要輕輕一碰，它就亮了，照亮了手袋，照亮了手袋裡的東西，而且不影響身邊的人。最重要的是，省去了可能出現的翻找和折騰，避免了由此產生的壞心情。程璋決定不用這個燈。她坦言喜歡送這個禮物的人，也喜歡這個禮物。但她不喜歡這個禮物透射出來的一種信息——一種對物質生活的精緻要求。因為，這種對生活的精緻和完美的追求，在我們時代已經到達了病態的地步。它甚至已經開始威脅到我們居住的環境——空氣、土壤、山川、河流。這類產品，大多屬錦上添花，不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程璋執意放慢追求物質需求的步伐，返回自身，關注內心，多花時間去探索哲學的智慧、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意義。

現代化給人帶來了舒適，同時也使人失去更多的東西，其中最為嚴重的可能就是人的體能和生存功能的日漸退化！譬如，對空調的依賴，就會使人漸漸失去抵禦寒暑的能力。夏天熱了，用空調降溫，不能抗熱；冬天冷了，用空調升溫，不能抗寒；夏天，躲在空調房裡，怕出汗；冬天，又花錢去洗桑拿，強迫身體出汗！這不僅是在同大自然對著幹，也是在同自己對著幹呀。常此下去，會有好結果嗎？

孟子講做大丈夫要做好三件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中「富貴不能淫」擺在前面，是因為這是最容易做到的一項。那「貧賤」和「威武」都屬於暴力，作為血肉之軀的人，天然就是脆弱的，當基本的生存條件不能滿足時，一個人選擇屈服於暴力，只是放棄做大丈夫而已，不應該過多指責。「富貴」卻不是暴力，至多可以被稱為「軟刀子」，本來是不易傷人的。奇怪的是，有不少在暴力面前「鐵骨錚錚」的人物，卻會想方設法向富貴跪拜。有鑒於此，我們身邊出現一些「傻男人」和「傻女人」——應當是件大好事，他們是「非不能而不為」的人，絕不是因為弱智。



文化
什錦

冬至與冬節

仁杰

十二月二十二日（農曆十一月初一、星期一）七時零三分是二十四節氣中的「冬至」。此刻視太陽到達黃經二百七十度，正處在南回歸線上，之後太陽光的直射點折回又逐漸往北移動。

據《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冬至是「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又據《通緯·考經授神契》稱是「陰極而陽始至，日至南，漸長至也。」是說冬至這太陽在空中的位置已到最南，地處北半球的我國各地的日影（斜影）最長的「冬至」是古人最早確定的節氣。民間的「冬九九」的「九」（如民諺「冷在三九」等），是從冬至這一天開始起算的。

根據史籍記載，我國早在殷周時代，是以冬至的前一天為歲終（除夕），多至這天為新年歲首即元旦，相當於現今的春節。後來制定出「二十四節氣」，也以「冬至」為首，不恰之後相沿的夏曆（今俗稱農曆）是以「立春」為首。

理想之光

陳志宏

理想像風中的燭火，搖搖欲滅。不能讓理想之光暗淡下去，還是給大家講個故事吧。

一九八八年，復旦大三學生吳曉波聯合幾個同學，懷抱理想，走中國，知天下。他們也面臨如今一樣的尷尬：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他們想走很容易，成行卻難，因為沒錢。怎麼辦？拉贊助吧。他們幾個跑遍上海灘，費盡周折，勉強籌集到一千多元，一部相機，幾個背包。這些資金和裝備難於支撐更長更遠的行程。

關鍵時刻，轉機出現了。他們的純淨理想，感動了湖南婁底的青年企業家廖洪群。當時，廖是一家小廠的廠長，年收入也才二千多點，卻一次性給復旦年輕的學子寄去七千元盤纏。這可不是一筆小錢，一個大學生畢業後要工作十年左右才能掙到這麼多。他助力他們圓夢，讓他們乘着理想的翅膀，尋路中國。

吳曉波一行南下婁底拜訪廖廠長，才知道資助者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像自己的兄長一樣熱心，重情厚誼。說到底，他也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這群年輕人秉燭夜談，以理想的名義，探討「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激情昂揚。臨別，廖洪群對復旦學子們沒有提別的要求，只希望他們一路上多觀察，勤思考，回去後，整理一個調查報告寄過來。

理想如燭，閃耀在他們尋路中國的征途中；光影如虹，默默祝福他們的理想平順安好。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他們一行四人，從上海出發在奔赴貴州廣東海南等地，看到了「一個真正的貧窮而真實的中國」。吳曉波以行走之姿，品讀中國，認識祖國，領悟頗深，並開始認同費孝通所倡導的「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遺憾的是，返滬後，這群用理想之光燭照人生之路的年輕學子，忙於畢業論文、工作分配等諸多雜事，除了發了幾篇通訊稿，並沒有寫出系統性的調查報告，如約寄給廖洪群。

理想照進現實。多年後，吳曉波成為著名財經作家，位列二〇〇九年中國作家財富排行榜第五名，廖洪群身為某鋸礦的董事長，正籌備上市事宜。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吳曉波和廖洪群，在再度聚首在湖南一個名叫沅江的小城，感嘆時光如水流逝，理想如燭，飄忽而微弱。有幸再聚，緣於吳曉波在自己的微信公號發的一篇文章《只有廖廠長例外》。文中說，很多人問：「你見了這麼多企業家，有錢人，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吳曉波說：「廖廠長。」時隔多年，吳曉波也記不清了，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忘記，只記得他的姓。那麼問題來了——廖廠長是誰？

一時間，如石落靜池，水花四濺，漣漪激盪。感謝移動互聯網，此文發出不到兩天，熱心讀者一番搜索，終於把廖洪群給找到了。

於是便有了這次的久別重逢，吳曉波將自己出版的九部著作送給廖洪群，換一種方式，實現當年的承諾，把自己多年的思考，面呈廖廠長。憶及當年，他們感慨那時不談成功，不打個人的小算盤，在理想的光暈下，個個都有點傻氣，傻得可以。吳廖相見歡，不談成與敗，理想是唯一的下酒菜，也是僅有的餐後茶點。

理想是什麼？羅曼·羅蘭說：「所謂的理想，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我們依舊能夠熱愛它。」德萊賽說：「理想是人生的太陽。」蘇格拉底說：「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

石碣大義滅親

陸茂清



文史
叢譚

為維護正義，對犯罪的親屬不徇私情，使受到應得的懲罰，稱之為「大義滅親」。

春秋時期，衛莊公去世後，由長子繼承王位，史稱衛桓公，桓公之弟州吁野心勃勃，與退休大夫石碣的兒子石厚狼狽為奸，謀殺了桓公，詐稱桓公是病死的。正冠桓相慶準備登位稱王時，弑君篡位的惡行傳了出去，立即引起怨聲載道，亂象叢生。

州吁慌了手腳，因知石碣德高望重，挽請他出任百官之首的相國，石碣知其陰謀，以老病為由拒絕了。州吁復令石厚以父子之情，向石碣討教如何安定朝野順利登位良方。

石碣對州吁及石厚所作所為深痛惡絕，有心為國除害，佯作答應，出點子說：「諸侯王繼位，須由周天子冊封，國人方能服膺。陳桓公深得天子寵信，陳國又與衛國睦鄰，我可寫信與他，請其向天子疏通，你與州吁攜禮去陳國，央求助一臂之力，大事可成。

石碣寫信一封，着人搶先送到陳桓公處，大意說，州吁、石厚弑君篡位，禍國殃民，我年老體衰，力不從心，故拜託國君，此兩人到時，請代為拿下。

再說州吁與石厚帶着厚禮匆匆趕往陳國。陳桓公按石碣信中囑託，將兩人扣押後，通知衛國。

是時衛國還未議立新君，文武百官推石碣暫時主持朝政。石碣按衛國法典，宣布將州吁、石厚處死。有大臣慮及石厚年事已高，又只有一個兒子，便以石厚是從犯為由，請免石厚一死。石碣不允，說：「逆子助紂為虐，罪大惡極，按律當死，怎可徇私情而棄大義？隨即令專使赴陳，將州吁、石厚處以極刑。「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這是《左傳·隱公四年》中的讚語，謂石碣是一位純粹正直的巨子，他痛恨州吁，把為虎作倀的兒子石厚一起殺了。大義滅親，說的正是此種事情！」



東西
走廊

初冬時節，廣州卻溫暖如晚春，美麗現代的花城以她的熱情歡迎着來自世界各國的華文作家。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盛大而又圓滿舉行。會議舉行地：位於廣州增城的鳳凰酒店建築設計獨具特色，典雅的長廊鑲嵌着歐洲古典壁畫。行走在其中，如同走進威尼斯的古典世界。

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以「語言尋根、文學鑄魂」為宗旨，以「華文文學的文化傳承與時代擔當」為主題，旨在分享世界華文文學的最新成果，團結世界各地華文作家，追尋共同的精神家園和文學夢想，是一次守望文化原鄉，推動世界華文文學創作的大型文學盛會。

在這樣的世界性盛會上最有收穫的，一是可以聆聽到不同觀點和聲音的激盪。可以認識許多新朋友，有些名字耳熟能詳，卻是第一次見面。有些面孔已睽違幾十年，相見時卻是熟人，曾經的大學校友，如今仍在世界各國奔走，終又有機會聚到一起。面對面時互相望對，儘管已兩鬢染霜，眼中的神采依然勃發着年輕時的意氣風揚。曾經走過不同的國度，也曾選擇了不同的職業，不同行業和地域的摸爬滾打自有不同的酸甜苦辣，箇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是共同的文學夢又把我們聚在一起。我們如同曾經在一個地球的不同位置上各自奔走，三十年後又被一種魂牽夢縈的中華文化維繫在一個焦點。茶敘時都想聽聽對方的故事，有商海浮沉，移民掙扎，文化衝擊，……如今，擲去身上的塵埃，煥發起精神將自己文學創作的結晶相互呈現給對方。



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

葉周攝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些描寫海外華人生活的作品，曾經在特定的時期造成轟動，是遇上了方興未艾的出國潮。這種現象在今後恐怕再難遇到。移民文學作品要再創輝煌，相對於作品在題材上的優勢，作品的主題和對人性的開掘深度都變得更為重要。但在不利中的有利條件是，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越文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兩種文化時，具備了多角度的立足點，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國本土作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

海外華文文學包含的內容頗為廣泛，上可追根溯源：移民者的家族歷史，文化比較；旁可融合多族裔交流，將移民者生活的視野拓展至對居住地人文生活的廣闊表現；前瞻可關注太平洋兩岸的交流，「海歸」回國發展等經歷和所體驗到的兩地差別，人際關係變化等等都可加以表現。

當代的海外華文作家，具備優良的知識教育背景和在異國豐富的生活閱歷。但在創作上如何突破

世界變小 我們更近

葉周

往的壯闊景象。我在美國洛杉磯的沙漠上看見了那片綠洲，即心嚮往之，同時更為旅居海外的游子能夠擁有一個自由思想的文化氛圍感到萬分榮幸。誠然，自由的思想並不因為外部條件的具備就可以達到，但是在此基礎上所進行的個性的寫作，我更推崇。

奮鬥在美國，我的筆從初來乍到時的艱苦打拚寫起，底層移民的艱難、創業的坎坷、家庭的變遷、異域的文化衝突、族裔的交融都成為筆下的故事。可歌可泣，令人難忘。生活在異國，心靈中難以割捨的歷史與現實的聯繫。既為遠行者卻難以割捨與母國文化上宿命的淵源。我們在生活中每一次低頭沉思，都會映射昔日在中國生活的印記。

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從客觀上分析，既有局限，也有自由。所謂局限是與兩地主流文化的間離。用中文寫作，對於英文的主流文壇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同樣對於中國的主流文壇，影響力也是微弱的

局限，仍道路漫長。海外華文文學如同文學汪洋中的一條小溪流，要將作者的移民經歷匯入中國文學的大海，只有這樣，移民文學才能達到新的高度。讀者對閱讀內容的嶄新期待，要求我們在自己的生活體驗上有更深刻的挖掘，和更廣闊的視野。

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顯示了一個新的趨勢和特點。隨着中國的開放和經濟奇跡，遍布於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十分重視與中國本土的交流，他們十分頻繁地穿梭於中國和世界各地之間，他們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也越來越離不開自己的出生地中國。所以，現在活躍在華文文壇上的中堅力量，他們作品描繪的歷史和現實，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移居地的移民生活，他們筆下所體現的是一個廣大世界的融合，是東方與西方世界衝突中的生存和發展。他們的視野覆蓋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覆蓋移居地的文化和移民生活，他們作品中提供的思索和藝術形象，體現了一種宏闊的具備世界格局視野的文化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僅涵蓋海外生活，同樣涵蓋中國的近現代和現實生活。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等近期作品是一種歲月積澱後對前輩生活的理性審視、張翎偏愛從歷史延伸到當下，而這個當下總也擺脫不了歷史的陰影。虹影的《飢餓的女兒》表現的是心狠手辣的現實主義，很難想像她沒有經過出走與回歸，會那麼不留情面的回望自己的生活。我的近作《丁香公寓》，描寫的是上海的一座歷史名樓中的故事，那座公寓是清代北洋大臣李鴻章第三個兒子李經邁的產業。丁香公寓裡發生的故事，是中國一個特定社會階層生活的縮影，住在公寓中的作家、電影明星、民族資本家等等在「文革」運動開始後首當其衝，成了革命的對象。他們的命運隨着社會的急劇變化產生了強烈的戲劇性。我也是希望選擇了一條接地氣的途徑，真實地寫活作為社會組成元素的個體的「人」在「文革」年代的生活感受，把童年、少年記憶中的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做更人性化的描繪。綜上所述，用人性化的方式，寫出我們所經歷過的歷史年代似乎成了我們回歸的共同選擇。這不會是偶然。即便是描寫現實生活，有些作品也已經把關注點轉向「海歸」們回到故國的「二次文化震盪」。

如果說可以把海外移民文學稱作為「第二次傷痕文學」。那麼現在當他們從異國生活題材回歸後的反思性寫作，就不是「傷痕文學」的重複。而是一次更深層次的人性探索的文學體現，這些文學已經為豐富多彩的本土中國文學提供完全不同的一種視角。同樣的題材，同樣的歷史年代，同樣的歷史機遇，我們會有自己的發現。當我在會上闡述這一觀點時，看到台下「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盧新華正坐在台下。

遍布世界各國的海外華文文學已經走過了萌芽時期，正迎向更豐碩的收穫季節。在中西文化不斷融合的大環境中，遊走於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們辛勤耕耘，不斷寫出作品，他們的作品已經從不同方面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和內容。此次由國務院僑辦主辦的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是一次海外華文作家的相聚會、作品的一次大檢閱、也是一次大總結，更從國家的層面吹響了一次繼續出發的進軍號。來自美洲、歐洲、大洋洲和東南亞，以及港澳的作家們匯聚一堂，在這次高規格的文學盛會中碰撞思想，激發靈感，鼓勵創作。這樣的文學盛會與時代相符合，與時俱進，成果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顯現出來。



人生
在線

效法天地，還原自己

嚴詩結

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動詞，效法、效法之意。自然、道、天、地都有自己運行的法則，需要人的尊重、遵循和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效法天地，習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品格。以天地的法則作為自己為人處世的指引，是君子的選擇。

天地自然有自己的法則，人類社會也有自己運行的法則。《法規》一般分硬性和軟性兩種。所謂硬性的法則，即我們熟知的法律、規章制度等有條文的規定。至於軟性的法則，範圍就很廣了，包括道德、風俗習慣、潛規則等等。《法規》是一種運作的規律，「包括「陰陽」、「明暗」、「正邪」……兩類立場的勢力，努力維持着社會狀態的平衡。

除了自然與社會這兩種早為大眾所熟知的法則之外，我更想強調的是生活在二者之中的個人的法則。所謂個人的法則，指的是個人生活和為人處世所遵循的習慣和規律，是你之所以為成爲你自己而非他人的根本原因。就像自然天地的運行和人類社會的運作一樣，每個人獨立的法則都應該得到尊重，甚至配合。在與人交往中，為了使雙方的交往保持在一種友好、和諧的氣氛中，往往需要尊重、遵循對方的法則，這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默契。假如與自己地位較高的人交往或有求於人，我們一般會察言觀色、投其所好，這也許是一種迎合、討好，甚至「阿諛奉承」。即便同輩或比自己要小的朋友交往，也應該選擇雙方都比較容易適應和接受的方式，這樣才有利於談話氣氛的愉快、交往效果的增加。日前學聯與港府對話食白果，個中因由，排除別的因素，也可從中作些反思！畢竟，觀察、判斷、嘗試、調整、落實，常常是 interpersonal 順應方法規的五步曲。

陳奕迅的粵語歌《白玫瑰》風靡大江南北，並改編成國語版的《紅玫瑰》。在粵語版中，有這樣一段歌詞：「怎麼冷豔卻仍然美麗／得不到的／從來珍貴／身處劣勢／何不攻心計的／流露軟弱試探你的法則」。在追逐愛情、與情人相處的過程中，人更能明顯地體會到一個人的「獨特性」。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法則。交往中的情侶，需要尊重、觀察、理解、配合，需要互相適應、順從和配合。試探彼此的法則，學着互相適應、順從和配合，大事可成。

，因爲，我每一天都在結識我自己。——搖曳風騷 沒有路我找不到／沒有鞋駕取不到／自信利舞動 走着斗零碎 大步大步／昂然踏進天堂布／路線在我編着起斗零碎 逐步逐步／未通向耀眼的前途／人成熟才值得自豪。——（楊千嬅《斗零碎》）

這是一首我很喜歡的歌，整首歌詞都讓人很愛聽。初次怯怯地穿起高跟鞋，從鏡子中看到剛走出過成人禮的青澀的自己。未知該如何駕馭的也許不只是高跟鞋，還有那躁動、不安又赤誠的心。當初摔的一跤，讓如今學會站立。無論多高的鞋跟，也比知性、耐性把人托得高。

合，而非各執己見，以自己的法則與對方的法則對抗。試圖以自己的法則來要求對方，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另一方面，在學會尊重、寬容、圓滑的同時，要明白到，愛情和婚姻的幸福不是還就、將就與湊合。的確，愛情與婚姻需要改變、付出，乃至犧牲，但一味如此，盲目地、毫無原則地改變與配合，就變成了還就，這不是幸福的愛情與婚姻。改變可以，但不能變得迷失了自我，更不能接受沒有方向和原則的改變。請永遠要記住，「我很重要」。一個人的誕生，是上天帶給這個世界、這個家庭無與倫比、獨一無二的禮物。我珍惜和感恩這唯一的我，我捨不得隨意放走她、失去她。所以，我努力把握着命運的方向，絕不輕易妥協、放手。我要大步走出，把我找還，還自己以真我。

楊千嬅的《我係我》有這樣一段：「我在遊花園嗎／只想高歌我係我可不可／不想太多多／形象控制我／麻木全為太平講太多／我係我所以我認我不清楚／能憑什麼可解釋我怎樣為何／常常問我 我會假扮 扮了解我／我知我的法則 我每一日在結識我」。不要問我法則是什麼，你看到是什麼，就是什麼。語言總有局限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用語言簡單表述了一個答案，你滿意了，但實質真如此嗎？人總愛迫切地追問一個答案，在固定的答案和法則中，那是因爲，在固定的答案和法則中，更容易生存。但事實是，人生本來就在不斷變化，無論是外部的環境還是內部的的心境，所有未來的際遇都是未知、可變的，也就是說，根本沒有現成的答案和固定的法則。你想知道我到底「怎樣」、「為何」、「為何」，你要我如何用語言回答你？假如你願意陪我走下去，我每一天都在結識我自己。